



## 150 多家大陆医院实施精神药物迫害被曝光

总部设于美国加州的“法轮功人权”组织根据明慧网报道的案例，发布了中共在医院对法轮功修炼者系统的精神虐待的报告，报告中披露了中共政府利用药物注射等方式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精神迫害，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报告中列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过精神虐待酷刑的一百五十多家医院，再次向世人揭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灭绝人性的大规模人权迫害。

法轮功人权工作组报告指出：“在中国，最不人道的和臭名昭著的用以消灭法轮功学员的方法之一是精神虐待折磨。这种虐待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被大量使用，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报告指出：“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也经常发生在现代有信誉的医院。”

报告收集了明慧网报道的一千零八十九名遭受过精神折磨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这些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曾经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描述说，精神折磨往往造成不可挽回的精神和身体损害甚至死亡，使许多人精神错乱，或处于半昏迷状态，或处于“植物人”状态，或不能走路、说话，或不能照顾自己，而这些学员在被精神折磨之前不存在这些问题。

这种酷刑曾经在苏联共产主义时期盛行，并于八十年代引起全球精神和心理卫生保健人士的愤慨。目前证据表明，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种酷刑的使用比前苏联更广泛，然而在中共极权统治下，这种残忍的行为在中国国内还鲜有人知。

法轮功人权发言人说：“为了摧毁法轮功修炼者的意志，中共当局广泛地对法轮功学员施行精神折磨，包括强迫灌食或注射大量精神控制药物、不明药物或有毒物质，大规模电击，或电针太阳穴冲击大脑等，导致学员癫痫。”◇

## 在俄罗斯内务部疗养院传播大法美好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俄罗斯内务部工作人员疗养院举行了大型歌舞表演，包括工作人员和家属在内的音乐会约有五百人参加，疗养院负责人阿德列·瓦西里维奇·卡拉斯诺夫衷心感谢法轮大法学员的参与，并授予感谢证书和纪念表。法轮功女学员表演了两个舞蹈并介绍了法轮功及在中国遭到的迫害。

活动当天还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人们了解到法轮功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原则为修炼指导，修炼者努力当一个诚实善良的好人。

功法展示后很多有兴趣的人来学功。

一位老上校表示，他已经开始读《转法轮》一书，他说：“这本书是叫人做好人的，也明确了我直觉到的东西：有更高的开始和超常的东西。书里没有一个词关于政治，没有任何极端要求。”稍后，老上校还说到，他的工作有过驱赶抗议和游行示威者的经验，他能分辨出极端分子和善良和平的公民。他说，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他感觉到了让人宁静祥和的状态。最后，疗养院负责人希望法轮功学员可以常来。◇

## 台湾灯会 造型灯展示法轮功弘传世界

（明慧记者方慧台湾综合报导）迈入第二十个年头的台湾灯会，于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至十九日在彰化鹿港古绩小镇启动，开幕至今已涌入六百万参观人次。由法轮功学员制作的两层楼高的“大法弘传全世界”的超大地球造型灯特别亮眼，许多参观花灯民众驻足拍照留念。很多人表示：“这个花灯比其它的还要特别，它是一个地球它会转动，上面还有一个教人家做善事的“善”字。”

法轮功学员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手工打造十四座造型灯参展，其中地球造型灯的主题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意指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从中国传出后，至今已传至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包含欧、美及日、韩、台湾等亚洲国家。

法轮功学员许小姐说：“透过灯会，让民众知道法轮功在全世界的弘传，受到非常多的民众的喜爱、获得



许多国家的欢迎与褒奖，很希望所有的来宾来了解、认识法轮功。”

灯会的第一个周末涌进了一百四十五万人潮观看，将原本只有八万人口的鹿港市区挤得水泄不通。法轮大法的展示灯区还有一百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定点表演，吸引许多民众观看并拍手叫好。来自南台湾的仙女队也十分受欢迎，不少民众争相与她们合照。外国的游客对法轮大法深感兴趣，跟着学员炼功。◇

# 修大法 退休制药厂厂长心脏赛小伙

没退休前，我在某市一家国营制药厂当厂长。我是学化学制药专业的，一毕业就分配到这家制药厂，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

我来自农家，家里没有钱，也没有有头有脸的人给帮忙，没有一点点靠山，我是家里唯一吃“公粮”的。自己从一踏上社会，就老老实实在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由于自己是科班出身，业务钻研得精通，工作不怕吃苦，与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好，因此从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做到厂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开始宣扬经济建设、一切向钱看，人的思想越来越自私，道德滑坡得很厉害，自己当厂长既要管生产，又要对上对外对下，方方面面压力很大，还得受来自同事和工人的气，过得并不轻松。终于有一天我累倒在办公室，一头扎在地上，不省人事。

好心的同事们把我急送医院抢救，据当时的医生讲，再晚来会儿估计人就完了，算是捡回一条命。原来，我的心脏出了问题。我一听吓了一跳，这无异于判我死刑。我的身体那可是没的说，从小到大一直结实，还没吃过药打过针，在大学期间，我是校篮球队的主力。

病情好转后，我出了院，到工人疗养院继续疗养。同病房有位老先生，看我还年轻就被诊断为心脏病，很是同情我，就向我推荐练习一种气功。出院后，我坚持练气功，虽有好转，但是每天却总得大把大把吃药，

气色大不如以前，病始终没法除根。

单位一位好心的同事，他见我人善良，为了厂子不辞辛苦，到头来落下一身病，就找到我，向我介绍修炼法轮大法可以除病根，从此不需要打针吃药。说实在话，我可是打小一直受所谓无神论教育，再加上自己就是制药的，那些话当时确实不信。

但是那时候出于好奇，也想让病好，我就加入修炼。炼过三次，就感觉与别的气功不一样，以前的胸闷、胸痛的症状消失了，也不憋气了，人的精神也好起来。

记得得病时，我才刚到四十岁，那时候工作照上的我鼻唇沟深陷，满脸土黑，不知道的会猜当时的我有六十岁年纪。现在的我脸色红润，身体发福。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伟大的大法

给我的福报。

我拿出钻研业务的劲头，不断看大法的书，越来越明白了。人类的科技根本解决不了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拿我的病来讲，现代医学除了让人大把吃药，就是动手术，把病掩盖推移，而要彻底根除，那真是无能为力。现代科学与修炼相比，科学不过才百来年的事，而修炼是多大的事啊，承传了多少亿年了啊。科学解释不了的，师父给出了答案；科学解决不了的，而我自己就是修炼的亲身受益者。

修炼大法后，药罐子早就丢了。我现在真是六十多岁的人，三十岁的年龄，劲头赛过小伙子。

我非常感激慈悲的师父，没有慈悲的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把我引上修炼的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万分庆幸今生找到了一条真正的返本归真之路。（文/大陆大法弟子）◇

## 历史图片：长春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1998年5月）



## 超常的科学现象

1998年5月15日，当时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吉林省长春市考察。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12553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加上好转者人数20.4%，祛病健身有效率总数高达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2100多万元。

法轮功修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要求修炼者把提高思想境界放在首位，要求修炼者在工作、生活中以

“真、善、忍”为准则，从提高人的思想品德上真正改善人的精神状态，从而使身体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修心加上炼功，这对修炼者身心健康的改善和增强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修炼法轮功还可以使人戒除不良嗜好，改善人际关系，从而产生良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除了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事例，法轮功主要强调道德，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还揭示出了人体、生命和宇宙的奥秘，为真正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法轮功教人遇事向内找，

先考虑别人，先他后我，与人为善。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的结尾中写到：“法轮大法修炼人群出现的这一特异现象，说明了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总之，法轮大法修炼人群中的这些奇特的现象与事例，已远远地超出了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我们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 张倍齐八年冤狱后又被诬判七年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四天三夜的折磨，致使我头脑昏迷不醒，他们往我身上浇凉水、开窗户冻我、用双手拽着我的头来回转、用拳头打我等，看我已经严重昏死过去，把我从老虎凳上卸下，我一头栽到地上，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假材料拿来，趁我昏迷之际强行按上手印，这份假材料就变成了他们想要的。”

以上是法轮功学员张倍齐自述被延吉国安特务酷刑逼供的片段，中共利用假材料非法判张倍齐七年。此前，张倍齐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共遭八年冤狱。

张倍齐，1964年生，原籍青岛平度市，1990年迁到吉林省延吉市安图县从事建筑、装潢、个体经营等，担任过安图县第二建筑公司经理。1996年张倍齐和妻子刘美君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后，张倍齐戒掉了多年的烟酒，改掉了以前火爆的脾气；妻子刘美君身上多种疾病也不翼而飞。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张倍齐和妻子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2000年7月张倍齐被非法劳教一年。2001年12月，张倍齐第二次被劳教。2003年7月份张倍齐从劳教所回到家中。2004年3月，张倍齐再次被绑架。2004年10月底张倍齐被非法判刑五年，期间被押床酷刑折磨至昏死。2009年3月19日张倍齐出狱。2010年2月27日张倍齐又一次被延吉国安特务在青岛老家绑架，遭酷刑逼供，之后被诬判七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

下面是张倍齐写于2010年11月21日的控诉，从狱中辗转传出。

我叫张倍齐，家住吉林省安图县，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我要控诉吉林省延吉市国保大队肖彬、徐晓峰、张文秀等人对我非法人身酷刑迫害，造成我现在大脑和腰腿疼痛难忍。

2010年2月27日下午2点左右，我正在山东省平度市老家和多年未

见面的老母亲和亲人闲谈家中琐事，突然肖彬和几个身着便装的人闯进，把我拖进一辆面包车内，还恐吓我说：“别动、别喊，不然开枪打死你！”我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乱抓人？有证件吗？”一人上来赶紧把我的近视眼镜摘掉，拿出一个小本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完姓名之后他们说：抓的就是你。我反问：“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乱抓人？”他们说：“你是不是参加和龙市法院开庭？”我说：“是我，法院开庭公民参与是合法的，而且当时法院是允许听审的，我没有犯法。”他们说：“你承认就行了，因为你组织人冲击法庭，所以我们才从延吉赶来抓你。”这完全是对我的诬陷。

他们把我拉到平度市一办公楼内，从我身上搜走手机一部、电子书一个、银行卡一张、现金一千七百多元（至今没有归还）、身份证等物品。随后他们做了笔录，把我双手铐住押往平度市看守所，由于他们连打带吓，我的心脏疼痛难忍，看守所的值班人员让到医院开诊断，肖彬等人又把我拉到平度市医院做体检，当时由于我身体状况极差，他们怕看守所不收，偷偷跟医生说我是逃犯，医生以我不配合检查为由，简单的查了一下，草草的写了一份诊断，我又被送到了看守所，关押到8号监舍。

第七天，延吉市国保大队徐晓峰和姓郑的等四人把我从平度市看守所带走，从青岛坐飞机回到延吉，他们又从新对我做了笔录口供，我反问：“为什么抓我？我到法庭是合法的，而且是公开庭审，法庭允许我们进庭。”他们说：“你是组织头目，聚众冲击法庭。而且不允许给法轮功人员出庭辩护，这是上级指示，我们只有照办抓人，所以你就自认倒霉吧！”我被关押到延吉市看守所15号监舍，一姓金的警察负责，3月10号我又被转押到28号监舍，负责警察崔正浩。

3月17日下午3点左右，国保大队徐晓峰等十多人把我从看守所拉到延吉市烟集乡北侧一宾馆二楼房间内。他们事先把我的头用衣服盖住押到房间，把我的双手双脚铐在他们准备好的老虎凳上，腰部用粗钢棍在一头固定住，另一头用锁头锁住，致使整个身体一动也动不了。徐晓峰和姓郑的为组长，十多人分成两人一组，一组两个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对我轮番进行酷刑折磨，不允许我闭眼。我问：“问题我都讲完了，为什么还这么兴师动众的对待我？”他们说：“上边有指示，有几个问题，你必须承认回答，我们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讲，否则你也知道我们的厉害，你是挺不过去的。”

四天三夜的折磨，致使我头脑昏迷不醒，他们往我身上浇凉水、开窗户冻我、用双手拽着我的头来回转、用拳头打我等，看我已经严重昏死过去，把我从老虎凳上卸下，我一头栽到地上，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假材料拿来，趁我昏迷之际强行按上手印，这份假材料就变成了他们想要的。

延吉市国保大队对我采用非法的酷刑迫害，致使我双腿瘫痪，无法站立行走，我在监舍休养半个多月才有所知觉，几个月之后渐渐好转，但遗留症状一直不见好转，大脑疼痛难忍，有时疼的昏迷过去，腰腿时常麻木疼痛……

然而市检、法院根据延吉国保的假材料，对我非法判刑七年，这是强加于我的诬判。

我要求各级领导尽快查清此事，还我公道，还我自由，还我人身不受伤害……同时追究延吉国保大队肖彬、徐晓峰、姓郑等人的法律责任，对我进行赔偿。我会通过各种途径申诉控告。立刻无条件释放我！还我人身自由和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删剪）◇

河北省一名教师，二零零九因公出差到北京，住宿登记时被查出是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我给当地相关官员打电话，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

接电话者是一名男士，在听完我的陈述后说：“法轮功学员在早期围攻中南海，所以才会遭到镇压。炼功就炼功，为啥要围攻中南海？……”

我知道该官员是听信了官方电视的报导，却无法得知事情的真正原委。我说：“您知道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学员去上访吗？在一九九六年，法轮功的主要指导书籍《转法轮》还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但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私自扣押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法轮功的正面肯定批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罚款，骚扰他们的正常生活，非法抓捕。而罗干的亲戚何祚庥，更是不断发表诬蔑、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学员们就去了天津的杂志社讲明真相。天津公安就打了、抓了四十五名学员。在当地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们去了北京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您知道吗？当时学员自发到北京上访，是希望政府尽快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同时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和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

“朱镕基与学员代表见了面，问题得到解决。学员们随后静静地离开，走的时候，把警察丢弃的烟头也捡干净了。国际上称这事件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的先河，赞赏中国民众素质高。”

## 林场职工谈自焚：

### 天安门警察拎灭火器巡逻？

笔者 2002 年 9 月 19 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与一位来自延边地区的高先生相遇。高先生 50 岁左右的年纪，在林场工作了半辈子。我们坐在广场东北角的一处闲谈，说到去年大年三十天安门广场的“自焚”。高先生说：“林场每年都做各种防火灭火演习，别说在天安门广场，就是在林场提前准备下沙子和土，对于身上浇了汽

## 北京官员： 你指引我看到光明



“但是后来，江泽民出于妒忌，制造迫害借口，把这一和平上访事件歪曲成了所谓的‘围攻中南海’。”

对方时不时地有些不同的看法打断我的话，但最终我算是重点似的告诉他，四·二五上访展示了法轮功群体的和平理性风貌。

我们谈了很多，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表示怀疑。我告诉他：“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深入调查，挺身为法轮功学员开庭抗辩，这些律师他们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像李和平等律师，因为为法轮功伸张正义而遭到当局屡次施压，长期被北京警察骚扰和跟踪监控。高智晟律师甚至遭到与法轮功学员同样的酷刑折磨。是非正邪，相信您有智慧去分辨思考。他说：“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但……”

我问他：“您知道吗？比如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之后在中国销售的

个人电脑出厂时被要求装一个叫‘绿坝’的上网过滤软件，表面上是说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不受黄色网站干扰，但有网民测试，色情网站根本就显示正常，根本就扫不了黄。那么这软件用意何在？”

对方来了兴致，要我往下说。“非色情关键词列表有六千五百多个，其中法轮功的相关名词占绝大多数，中共扫黄是假的，这不是很明显地在防止中国百姓听到法轮功真相么？为什么怕人民知道真相？每个人在真相面前都有智慧判别中共的谎言。您知道突破封锁的自由门软件吗？”

对方当下要我传给他，我告诉他这软件的安全程度几乎是无懈可击，并且可以突破封锁看到真实的报导。

他开心地说：“真高兴认识你。”

他告诉我：“我先看看这些网站好吗？”语气中完全没有了那股强势，并充满了迫不及待的兴奋感。过了许久，我收到他传来的讯息：“你指引我看到光明！谢谢你！”我回了他一个微笑的表情。（文/小筱）◇



图：“4·25”当天在公共汽车中拍摄的上访人群和悠闲的警察。中南海的红墙在人群对面，街上能看到自行车行驶，根本不存在什么“围攻”。

油、着了火的人，肯定会烧坏的。用灭火器在几分钟内根本就不可能扑灭。况且在天安门没见一个警察拎灭火器巡逻的，怎么可能那么多警察那么快拿灭火器到现场呢？”

事实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图：荷兰国家电视一台 2005 年 3 月 14 日《时事评论》专题播放法轮功节目，并揭露中央电视台“自焚”伪案，质疑突发事件中两辆警车为何备有（据中共媒体报导）20 多个灭火器。